

五代史

本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六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乾寧二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

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搥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踉蹌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懇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為揚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竇為指揮使竇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誰家子竇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竇不對他

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
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
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
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
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
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

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揚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
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與酒
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
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
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
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
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

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
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
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
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溱州昌師益
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
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開府置官屬太祖拜
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
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民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
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
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思表求致
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
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詒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
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
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
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
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外誇隣敵然後退脩兵農玄
男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
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

五代史卷之六
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馬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

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
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
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
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
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
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
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
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

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
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讙呼獨常沈
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
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
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
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
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
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牂柯張萬濟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
入謁希範呼閤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入也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寧希廣不從希寧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寧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寧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寧憤然而去乃
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

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涓洲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
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蜚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而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
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詣可瓊計事瞋目叱
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
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
希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
妻子匿于慈明堂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
能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
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
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

政任其弟希宗希宗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宗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搥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宗以立希宗遣彭師曷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曷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宗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宗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宗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逵少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進逵為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逵自為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宗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二年言奉表京

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州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遠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且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墾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
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
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揚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
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
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
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
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
師其後事具國史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群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
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
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

豪為會陰令術者偏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
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尔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梁稍通圖緯諸
書唐乾符三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
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
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
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
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
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
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
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侯卒約屯
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

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邀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陵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贊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

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祀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與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贊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贊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贊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贊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鉅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錦衣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鏐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武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璩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璩急召顧還顧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

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于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三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

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宮曰殿府
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
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
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
昭遇韓玟使吳越既還玟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
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
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蔽護之後頔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卧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篋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册金券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
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
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
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
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
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
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
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
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
赴之遣將擔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
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
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
十謚曰忠獻弟倬立
倬字文德佐卒弟侗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
戴運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
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侗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侗大
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侗怒擲筆水
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思歲除盡

工獻鍾馗擊鬼圖侂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侂將
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侂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侂於東
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
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甲兵以待景聞周師將
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戾吏陳蒲不知景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
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
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
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
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筭數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答百餘人尤
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
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
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
國俶喜益以器服珍竒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
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
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
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賊崛起於王
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
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
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傳八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
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後緒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壯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是時揚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五代史卷之八
陸世宗
二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
諸傅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朞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
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
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
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
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
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
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
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
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
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

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鱗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鏐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柰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諷鏐使巫視英病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鏐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何如鏐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鏐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鱗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惜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
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以謂
古制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鱗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慙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谷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
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
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懇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鱗嚮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為鱗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鱗無恙問倣殺
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僮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
請籍没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

弼俯伏曰景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景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袒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景愈惑亂立父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袒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景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袒宮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景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郊素以便佞為景所親信景以火事語之郊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景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袒及之軼殺數人景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景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
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梟世倔彊難制梟相王倓每抑
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梟舉
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
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
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
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
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
女朝士有不賀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答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
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
贊不答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
峻昇視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
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
以繩繫頸掛於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
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
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
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
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群臣

侍酒醉而不勝有訐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殺景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

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闈閩

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
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
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
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
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
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
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
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
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

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

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於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
丙午南唐保

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
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
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
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為六十一年然其奄
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
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九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竒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
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
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
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
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
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
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
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劔佩貞明三
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
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
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

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

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琪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以為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

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
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
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
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
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
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
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
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
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
望涉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
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
賜以甲馬百疋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
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
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
原從誨遣人問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
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
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
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

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
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
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
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
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
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
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
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
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耻者為賴子
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
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
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
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
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
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
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

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
益嘉之初李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
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
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勛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
而殺之宋興保融思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
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勛立

保勛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勛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
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
子繼冲長矣保勛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
一月保勛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勛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
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
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
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
曰汝峽江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
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
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
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

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市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李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註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

所制是日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下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是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是子贇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是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是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是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讓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是以兵下太行

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是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是聞之即并戮其妻子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是遣牙將李訥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是即慟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祀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訥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是約為父子之國是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

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乾政事令高勳以冊尊
是為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是妻為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
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
卒然兀欲聞是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
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
所弑述律代立是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
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是是出陰地攻晉州
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是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
州為折德宸所敗德宸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是聞之喜
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
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是是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
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
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
是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
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二
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
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是亦列為
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是居其中衮望周師謂
是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是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
怒而去是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

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
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
數千弃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
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
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
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
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鴈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
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
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
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
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
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
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
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
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
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世宗信
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於高

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承鈞是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荅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導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造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以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廬
贊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
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穎鳥啄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
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竒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
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
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嘗識之
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
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
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
而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接李筠殺段常
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梟留承鈞奉之愈
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
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
臺山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
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
商財利自是世頗已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

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號
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
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顯後累官至
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謀
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
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
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
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
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為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
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

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是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
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
所用妻以是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
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是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
氏及是女皆卒是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
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
卧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

五代史紀事卷之七
唐末
七
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為人忍戾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鍤錡錫銑於繼元為諸父皆為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

是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凡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十一
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
張執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
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開李克用天楊渥天王蓬泰後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興
平元年 祐四年 祐四年 是歲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戊辰二 正百克用 辛子存 是歲 武成

己巳三 六 六 二

庚午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永平 乾化 是歲 乾化

壬申二 九 九 二

癸酉三 末帝二 日即位 十 十 三

甲戌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丙子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是歲 龔 稱 帝 號 改 元

戊寅四 十五 十五 光天 是歲 衍 立 二

己卯五 十六 是歲 吳 王 武 義 稱 制 改 元 乾德 三

庚辰六 十七 是歲 溥 立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壬午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是歲賈改元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同光

甲申二

四 六 八

乙酉三

五 咸康 是歲 白龍

是歲延翰立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寶正

天成 是歲 天成

丁亥一

是歲溥僭帝號改元

三 二

是歲從

戊子三

二 大有 三

是歲從

己丑四

大和 二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二 三 五

長興長興

辛卯二

三 四 六 錢氏惟見其餘皆開不見

壬辰三

四 五 是歲希是歲元 範立 瑾立

癸巳四

愍帝十二月即位

五 六

龍啓

甲午

應順元年 廢帝元年 清泰元年

六 七 后蜀孟知祥立德立是歲 辛和立

應順清泰

二 應順清泰

乙未二

天祚二 八

永和 是歲

丙申

晉高祖天福元年

二 三 九 天福

通文天福

丁酉二

南唐是歲昇元 李昇立

四 十

二

戊戌三

二 廣政十

三

己亥四

三 十二

永隆 是歲延義立

庚子五

四 十三

二

辛丑六

五 十四

是歲

三

壬寅七

出帝六月即位

六 五 光天 是歲 玠立

四

癸卯八

保大是歲景立六

應乾是歲乾和歲立

五天德

是歲延政建州稱殷故改元

甲辰開運元年

二七

二 開運

六是歲

是歲二 開運

乙巳二

三八

三

天德三

丙午三

四九

四

四是歲延政為南唐所虜王氏滅

丁未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五十五

是歲希廣立

是歲徐立見廢

戊申

隱帝二年乾祐元年

六十一

六

乾祐

是歲倣立

己酉二

交泰顯順七

十二七

庚戌三

八十三

八

是歲希立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東漢劉是立九

十四九

廣順

是歲希等遷于金陵馬氏絕

廣順

壬子二

五十五

十

癸丑三

六十一

十一

是歲劉言立見殺王進達立

甲寅

世宗正顯德元年

是歲承立七

二十七

十二

顯德

乙卯二

八十三

十八

丙辰三

九十四

十九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四

天會十五

二十五

戊午五

交泰顯德二

二十一

大寶

是歲銀立

己未六

恭帝六月即位明年正月遜位

三

二十二

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

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馬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

詔立贊為嗣則贊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

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為繆爾希聲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棹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二年為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曰朝曰審知曰延翰

曰鑄曰景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鑄本名廷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鑄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旻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旻卒又有旻偽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旻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判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

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

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

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
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
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
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
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
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
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
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
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
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

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
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
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
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
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
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
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
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
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
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

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
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矩存發山北兵存矩至
祈溝闕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
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
進契丹數千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
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
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
契丹為水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
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
等救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北佗夷狄尤

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
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
軼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
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
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
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
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
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
南樓往來軼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
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

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水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

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
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
入謁阿保機問曰聞尔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
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令
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
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
昨聞中國亂禍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
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
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
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

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
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
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
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
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
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
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久懼其効漢而怯弱也
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
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
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

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叅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竒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懇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

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宗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前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恭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

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散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担列曰列知恩煎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

失記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淶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

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大同摠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

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谷不救德光謂

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欵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代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邴為脩縣令劉守文攻

破脩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

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
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
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毋述律見之問曰汝
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
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
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
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己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
州節度管內合二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
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
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

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
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
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册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
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
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
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
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
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入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
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
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

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晋相
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晋戰于戚城德光
臨陣望見晋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
曰楊光遠言晋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
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其兵為二
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
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
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
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
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

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虜
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
怯不敢追亦引去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
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
晋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晋軍飢渴
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軍中呼其衆曰晋軍盡
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晋軍奮死擊
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
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晋人苦兵
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

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馱兵德光母述律嘗謂
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
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不復遣
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
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
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
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
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
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
牟漢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
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
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
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
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
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
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
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
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
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假顧也止而不用
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

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
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
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
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
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
帝負義彘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
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為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
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纏裘左
袵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
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庭德光冠通天冠服

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
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
擊晉延壽常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
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
為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
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為
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
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
為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為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圍柏谷已而延壽為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齎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

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

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裡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內男

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萬數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大祖德光為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背吮之其小過
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
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
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
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
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
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

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

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弃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欲為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

欲留其將麻谷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瀚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恐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

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谷據定州已而悉其眾以北麻谷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欲立

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内丘而人馬死傷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

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艘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漢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

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為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荏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

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邠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

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

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犬

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裹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莠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元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元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莽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裔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即張葦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首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

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
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
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
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
鬣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
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
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韋其地多銅錢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

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
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
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
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雙教其每走十餘里
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
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
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
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
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
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

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蓋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躡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

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糝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

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
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
澄率兵搜率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
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
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
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熟吐渾多病死乃遣
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
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
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
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
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刺來朝不知
為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奚契丹所攻
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
號達靺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
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茶連鐸等
所敗嘗亡入達靺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
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

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封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羗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徃徃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唐

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

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襲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

族殺數百人而喜王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公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大寶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

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義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

五原府志卷之十四
四庫全書
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賚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宄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許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率募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

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羗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

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硃砂羚羊
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星磬胡桐律大鵬砂牦褐玉團皆
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蕃
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
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
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
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
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
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
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
衆西徙後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
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
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
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
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
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
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秋銀
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秋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三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

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羴羊角礪砂脰胸臍金剛鑽紅鹽蜀疆駒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訖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隣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踈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犛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

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首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菴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廬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廬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廬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人七人候晉使

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
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
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緝州緝州于闐所置也在
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
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冊殿有樓
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
尤美其食粳沃以密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
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
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涇州其南千三
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

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
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玉
滂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
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
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
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
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
姓氏而其官號畧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

五代史卷七十四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
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
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
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
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
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
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
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葱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
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
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
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唐其大族曰金

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為君
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權
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
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
高麗西接突厥北隣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為數
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
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
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
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
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
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
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諲乃
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諲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
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甥舅僖宗
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
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
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諲
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諲等持金帛招撫南

詔諭以威德皆不納至明宗時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
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
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
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莎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
軍馬昭遠為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落
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
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
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昆明
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推髻跣足披氊其
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領首號昆明大鬼主羅
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
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南隣真
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
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
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

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